

- 列邦的城被毀滅，成為廢墟，這是古代近東極具力量的象徵，因為一座「城」不只是人們聚集與文化中心，更是自我身份認同的象徵，當變成廢墟，這變成群體以及個人極大的災難。
- ◆ 「毋拘上主坐位作王到永遠；伊已經安置伊的寶座欲審判。伊欲照公義審判世間，照正直裁判萬民。」(9:7-8)
 - 這段，再次回到上帝是審判人的王，祂將在祂的寶座上審判人。
 - 審判的標準設「公義」以及「正直」，並非出於報復或怨恨。
 - 事實上，公義的本質就是要求要公義審判的行為，亦就是沒有審判就沒有公義。
 - 「照正直裁判萬民」也可以翻譯為「上帝的裁判(裁決)捍衛無辜者」。
- ◆ 「上主是受壓迫的人的要塞，是困患難的時的避難所。識你的名的人會倚靠你；因為上主，你毋曾棄揀尋求你的人。」(9:9-10)
 - 上帝從「審判者」轉變為「避難所」，是受壓迫者的安全之所，是貧窮者的庇護，也是哀傷者的喜樂之源。
 - 上帝是王，除了審判人以外，更是保護所有需要的人。
 - 那些受壓迫的人，包括社會上的窮人，他們自身沒有任何資源可以倚靠，因此，上帝優先關懷這些人。
 - 因此，詩人懇求他們可以認識上帝的名，好讓他們經歷上帝的拯救，知道祂是「毋曾棄揀尋求你的人」。
- ◆ 「著稱讚佇錫安作王的上主，將伊的作為報揚佇萬民的中間。因為伊無艱記得困苦的人，為人申冤的上帝會聽困的哀求。」(9:11-12)
 - 詩人邀請其他的人一起加入讚美上帝的合唱，呼召他人一起讚美上帝是「感恩詩」常見元素，也就是經歷過上帝拯救的人，他會呼籲他人一同以「感恩」來回應上帝。
 - 當詩人呼籲他人來讚美上帝時，懷著滿懷期待的信靠，確信上帝未來將拯救所有「困苦的人」。
 - 「佇錫安作王」強調在錫安意味著上帝的同在，而祂是值得被稱讚、讚美的。
 - 讚美上帝不是為了祂自己的利益，而是為了向萬民宣揚「福音」，是一種宣教的「使命」。
 - 「為人申冤」在原文中，上帝被稱為那位「追討血債者」，意味著上帝是被指定懲處暴力犯罪的成員。
 - 這個角色的一項功能，乃是透過限制個人為流血事件報復的責任與權利，從而中斷暴力的循環。

- ◆ 「上主啊，求你憐憫我，你有對死亡的門救我出來；求你監察怨恨我的人按怎啲苦楚我，互我通講起你一切通謳啲的代誌。我欲佇錫安的城門為著你的拯救歡呼。」（9:13-14）
 - 詩人從這段開始祈求上帝，當他求上帝「憐憫」他的時候，就是懇求上帝介入他的生命。
 - 「監察」原文有「看見、看顧、察覺」的意思，不只是視覺上的「看見」，更是期待上帝積極介入，因此，對上帝來說，「看見」意味著「知道」且「採取行動」。
 - 當詩人期待上帝「監察」或「看見」那些人怎麼「苦楚」他時，將這個「祈求」連結到前面的「讚美」，因為上帝「無艱記得困苦的人」。（9:11-12）
 - 上帝「有對死亡的門救我出來」，不是「復活」，而是從瀕死的處境中拯救出來。
 - 有趣的是，上帝從「死亡之門」拯救人，而詩人在「錫安的城門」讚美上帝。
 - 「錫安」原文為「錫安女子」，這種擬人化「提升了情感張力——作為城市的耶路撒冷，遠不止是所有城牆、建築、城門與道路的總和……。」
 - 「錫安」這個地方是體驗上帝拯救的所在，也是應當讚美上帝的地方，是認識上帝是誰、也認識我們是誰的地方。
- ◆ 「列邦跋落家己所掘的陷坑；佢腳纏佇佢祕密張的羅網。上主已經顯明家己，施行審判；歹人互家己手的所做纏著。」（9:15-16）
 - 「列邦」指的是那些沒有與上帝立約，且對上帝子民構成威脅的群體。
 - 列邦陷在自己的陷阱之中，被自己偷偷設立的羅網所纏住，也就是他們企圖傷害他人，最終必然像迴力鏢一樣，射向自己。
 - 這樣的譬喻暗示在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裡，「公義」、「正直」以及「律法」是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，也就是上帝將公義審判放進了這個世界的本質之中，當有人違背上帝的律法，最終會被有上帝公義本質的世界審判。
 - 上帝的公義與正直是他的神性，經常透過「歹人互家己手的所做纏著」彰顯出來。
- ◆ 「歹人攏會落陰府；毋認上帝的列邦嘛會按呢。散赤人一定艱永遠互上帝艱記得；困苦人的向望一定艱永遠無去。」（9:17-18）
 - 詩人表現出對上帝的信靠，消極的是相信歹人以及那些不認上帝的列邦必然「落陰府」，也就是受到審判。

- 而上帝必然不會忘記窮人、困苦的人。
- 「忘記」與「記得」成為這篇詩篇重要的神學要素。一方面，歹人因為忘記上帝而自招毀滅；另一方面，上帝才是拯救的源頭，上帝記念受壓迫的人，也不會忘記他們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求你起來，毋通互人較贏；求你互列邦佇你的面前受審判。上主啊，求你互個驚惶，互列邦知家己不過是會死的人若定。」(9:19-20)
 - 祈求上帝「起來」意味著祈求上帝果斷且立即採取行動。
 - 這裡祈求上帝要贏過「人」，而不要被「人」贏過去，如此祈求是為了讓他們明白自己不過是「會死的人」而已。
 - 一方面，人類以及邪惡有其有限性；另一方面，上帝與窮苦的人永遠同在。
 - 這裡祈求上帝讓列邦「知」，不只是讓列邦知道他們只是人，更是要讓他們親身靚麗「審判」，這讓歹人、列邦承認上帝是永遠存在且無限，而他們必死且有限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你哪會倚遠遠？患難的時，你哪會匿啲毋插阮？歹人驕傲瘋狂，給困苦的人起牢牢；著互個陷落家己所設的計謀。」(10:1-2)
 - 「哪會」是典型祈求禱告的開頭。
 - 「哪會倚遠遠」暗中控訴在人遭遇患難時，上帝在空間層面上遠離他們；「哪會匿啲毋插阮」在時間層面上，強化上帝的遠離，祂在最不應該的時刻保持距離。
 - 「驕傲」是一種心態，人們誤以為自己不需要為自己的作為負責。
 - 詩人才剛剛埋怨上帝的遠離，相反的，歹人給困苦的人「起牢牢」，緊緊地跟著他們，好像自己無須負責一樣。
 - 他們自以為可以肆意壓迫人，除了上帝創造的時候有公義的本質，讓歹人「陷落家己所設的計謀」以外，詩人為他們祈求上帝出手。
- ◆ 「歹人誇口個心內的慾望；貪心的人褻瀆上主，藐視伊。歹人驕傲，心中無上帝，講：『上主艙追究。』」(10:3-4)
 - 這裡具體描述歹人經由嘴巴所成就的惡名，祂「誇口」(讚美)自己內心的慾望，這與那些讚美上帝的人成了對比，因此，詩人指控他們褻瀆上帝、藐視他。
 - 驕傲的歹人，內心沒有上帝，因此認為上帝不會追究他們所做的惡。
 - 歹人就是那些想要全人信靠自己，自以為自己是完全獨立的個體，不受上帝管轄的人。

- ◆ 「歹人的所做事事順利；上帝的審判，佢無看在眼內。所有的對敵，佢攞藐視。歹人心內講：『阮一定膾失敗，世世代代膾抵著災難。』」（10:5-6）
 - 那些歹人似乎做任何事都能夠順利，以至於他們不把上帝的審判看在眼裡。
 - 他們內心驕傲，認為自己不會失敗，即使延伸到後面的世世代代，他們也不認為自己會遭受審判或報應而遇到災難。
 - 他們的「驕傲」，若是出自於信靠上帝而得來的「自信」，那就是一種虔誠，可惜他們不是。
- ◆ 「歹人滿嘴咒罵、奸詐、恐嚇；佢的舌惡毒、虛假。佢佇庄內埋伏啲當等，目睷直直啲相無依倚的人；」（10:7-8a）
 - 透過「嘴」以及「眼睛」來描繪歹人。
 - 他們嘴巴所說來的話極盡惡劣，包括咒罵、奸詐、恐嚇、惡毒以及虛假，用盡所有嘴巴所能做的去處處傷害別人。
 - 「佇庄內埋伏啲當等」意味著他們躲在暗處一直盯著那些「無依倚的人」。
- ◆ 「佢匿佇隱密的所在欲殺害無辜的人。佢埋伏佇隱密的所在，親像獅匿佇穴裡，當等欲掠散赤人，用網給佢網啲拖去。」（10:8b-9）
 - 他們躲藏在隱密之處，像獅子靜悄悄地埋伏在洞裡，等待時機抓住獵物一樣，等待殺害、或抓住無辜的人或窮人。
- ◆ 「佢屈啲當等，互無依倚的人陷落佢的爪牙。佢心內講：『上帝膾記得；伊掩伊的面，永遠膾看見。』」（10:10-11）
 - 當歹人等待要去傷害那些無依無靠的人，他們內心所想的是上帝會「忘記」，會掩面看不見這些歹事。
 - 這直指這個詩篇的核心神學「忘記」與「記得」，當他們說「上帝膾記得」意味著上帝不看顧，他們必招來毀滅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求你倚起來，上帝啊，擡起你的手；毋通膾記得散赤人。歹人是按怎藐視上帝，心內講伊膾追究？」（10:12-13）
 - 重複 9:19，祈求上帝「倚起來」，盼望祂果斷且迅速行動。
 - 「擡起你的手」：這隻手是上帝大能與同在的隱喻。
 - 前面歹人說「上帝膾記得」（10:11），而這裡詩人反駁且轉化為祈求上帝「毋通膾記得散赤人」。
 - 而當歹人藐視上帝認為祂「上主膾追究」（10:4），詩人提出質疑難道上帝真的不追究藐視祂的人嗎？
- ◆ 「上主，你有看見，惡毒、怨妒，你攞有啲監察；你欲用你的手報應。無依倚的人將本身交代你；你一直有啲幫贊孤兒。」（10:14）
 - 詩人再次反駁歹人那不敬虔且嘲弄的言語，這次是充滿信心宣告「你攞有啲監察」。

- 前面引述歹人說的，上帝「永遠矚看見」(10:11)，而現在上帝都有「監察」、「看見」。
- 就像前面所說的「監察」或「看見」是表達上帝大能與同在，而詩人強調上帝必然會親手報應，而那些孤苦無疑的人將信靠祂，而上帝也不然幫助「孤兒」。
- 詩人見證了一位信實的上帝，祂留心那些患難與悲痛，祂配得不幸者的信靠，是孤兒的幫助者。
- ◆ 「願你拍斷歹人的手骨；願你徹底追究個的歹。上主作王，對永遠到永遠；列邦攏對伊的地消滅。」(10:15-16)
 - 詩人繼續祈求上帝的行動，折斷歹人的手，「追究」他們所做的「歹」。
 - 這不是真正的折斷歹人的手，而是終結他們的權勢的懇求。
 - 詩人再次宣告「上主作王」，祂既有「君王之威嚴，也就有牧者的愛心。」(Mays)
 - 上帝永遠作王意味著歹人的得勝只是暫時的，這是支撐詩人信心的根基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散赤人的心願，你會聽；你欲壯個的膽，俯耳孔聽個的祈求。你欲替孤兒及受壓迫的人申冤，互世間人無閣恐嚇個。」(10:17-18)
 - 這篇詩篇最終以信心的宣告作為結束，上帝必然會聽見貧窮、受苦者的心願。
 - 上帝將堅固他們的心，側耳傾聽。
 - 再次回到整篇的議題，歹人壓迫無辜者，而上帝審判他們，替那些無辜者申冤，讓所有人不再受到恐嚇。
- ◆ 省思
 - 詩篇 9-10 篇與詩篇 1-2 有許多相似之處，第 1 篇談到惡人背叛上帝的問題，第二篇以各族和列國為例；而第 9 篇是以各族與列國的背叛，第 10 篇主要論及惡人。
 - 無論是詩篇 1-2 篇或者是 9-10 篇都肯定一個事實：無論如何上帝仍掌管世界，祂作王。
 - 被上帝遺棄以及被上帝看顧放在同一篇詩篇，就如我們領受上帝的拯救恩典，有時卻也感受不到祂的看顧。
 - 在等候上帝的幫助之時，我們要像詩篇 9-10 篇的詩人以「貧窮」與「無助」之人的身分禱告。
 - 「這禱告是為所有貧窮人而發的，這可以說是集體訴訟般的祈求。」(Mays)
 - 無疑地，我們雖身處上帝國的統治之中，卻也面對來自惡人與列國相互競爭的規則與主張。

- 儘管我們自身、他人及社會中皆存有邪惡，我們仍敢與詩人一同宣告「上主作王，對永遠到永遠；」（10:16），並確信公義必得勝。
- 這樣的信心與盼望驅使我們努力與上帝同工，參與祂在世上的事工。
- 詩篇 9 以及 10 篇所指出的核心神學難題，關乎神的權能與同在，或其缺失。
- 一方面，惡人既否認神的同在，也否認神的積極權能，不斷表達沒有上帝、上帝不追討其所做的惡事，上帝會忘記或掩面不看。
- 這種觀點可稱為「實踐性或理論上的無神論……實踐性無神論者並非特別關注神是否存在的理論問題；相反，他生活與行為的態度，彷彿神並不存在。」（Craigie）
- 實踐性無神論者正因他們的生活缺乏「敬畏上帝」之心，便肆無忌憚地壓迫寡婦、孤兒與弱者。
- 詩人不斷祈求和信靠，強調上帝必然看見、追討惡人的惡行，他祈求上帝察看惡人的壓迫，這使無辜者受苦。
- 詩人將這份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來，在面對苦難時選擇禱告，持守對上帝的信心，面對邪惡時堅守信心，並拒絕與壓迫者同流合污。
- 持守信心既要在受到壓迫時仍持續信靠上帝，也必須拒絕與壓迫者同流合污。
- 「隨時隨地傳揚福音；必要時才用言語。」（聖方濟各）
- 一個人日常的行為，即使不發一語，也宣告我們的信仰，要嘛對上帝有信心，要嘛對上帝缺乏信心。